

# “我能为你唱首歌吗？”

文/大陆大法弟子 悠然

今天写下的这个题目，是我在给一位陌生的大爷讲真相时听到的一句话。当我把大法的美好一一讲述给他时候，大爷兴奋不已，不停的说：“善良好啊，善良好啊，人就得善良！”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到福报时，他更是感激不尽，当我准备道别的时候，大爷急切的追问了我一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这句话，很让我意外，我高兴的同意。大爷以他那苍劲有力又透着正气的歌声表达了他那一刻激动的心情。

这件事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句“我能为你唱首歌吗？”却让我不能忘怀，我为世人的真诚而感动，更为世人能如此幸福的接受真相而欣慰，我知道，这歌声不是唱给我的，这歌声是唱给大法的，是唱给师父的。

以下所记录的故事有我的，也有世人的，这些故事里虽然没有歌声，但是，每一个故事里都饱含了师父给予世人的无量慈悲，饱含了大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限美好，这些故事，就是唱给师父和大法的赞歌。

## (一) 大法开启了世人心中的明灯

“为别人着想？听起来好新鲜！”

那天，我没赶上班车，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上班。司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一问，说“十九岁”。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述做人的道理，小伙子听的很认真，当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得先想到别人、替别人着想时，小伙子象被电触了似的，大声接了一句：“为别人着想？听起来好新鲜！”“阿姨，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要为别人着想，我第一天上车，我妈就教我咋骗人，我天天琢磨咋骗乘客的钱。”

我问他：“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咋不累呢，像你说的那样，多好啊，心里轻轻松松的，我听你说这些话，心里特别舒服。”

当车到单位的时候，小伙子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说啥也不要车钱。最后我告诉他：“大法弟子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这才勉强的接受了。

第二天一早，当我正准备上班车时，小伙子的出租车却横在了我的面前：“阿姨，我送你上班，我不需要钱，我还想听你说说轮功那些事。”我犹豫了一下，上了车，又和他聊了一路有关做人的道理，当然这些道理全来自于大法。

到了单位，小伙子要了我的电话号码，之后，又像头一天一样，说啥不收钱，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收下了油钱。我进了办公楼的大门回头一看，小伙子正目送着我，脸上满是依依不舍，仿佛刚刚与久违的亲人相聚此刻却又不得不分开一般。我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小伙子再也不用为如何骗人而累了，因为大法开启了他心中的明灯。

## “你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一天，我因与同修有约，在晚上打车出行。刚上车，我就发现司机的眼神不对劲，时不时的瞟过来一眼，言语间也透着挑逗和邪气。我端坐在椅子上，没急着接话，也没要求下车，十几分钟的沉默后，我突然严肃的说道：“我是炼法轮功的。”司机根本不会想到我此时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一下子就怔住了。

我停顿了一会儿，就开始讲述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又是如何为了别人的平安放下自己的安危传播大法真相的。司机一直没有接话，但是，我觉察到他脸上的表情在发生变化，他的目光逐渐变的凝重。

当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付了车钱，正准备下车，司机脱口而出：“大姐，你是个好人。”我收回了已经迈下车的一只脚，回头看着司机，司机也一脸认真的瞅着我，接着说道：“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你们这么好的人。我绝对是个坏人，我做过许多坏事。今天，你一上车，我就没安心，你看出来了吗？但是，你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可是我做不到。”

我告诉司机：“你应该做个好人，因为无论你相信和不信，真、善、忍在衡量着每一个人的未来，我也真希望你从今以后能成为一个好人……”在一番交谈后，司机愉快的接受了我的劝告，并表示他会努力克制自己，去做一个好人。

## “你说的事儿打开了我头顶的罩”

有一天，有个很有气质的中年女性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做了自我介绍，是来做推销的。落座后，她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购物卡放到了我面前，我轻轻的推了回去，她又推了回来，我笑了，说道：“这样吧，咱们先聊聊天，然后你再考虑这张卡是否还要留给我。”

我告诉她，我是修炼人，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从未贪占过单位一分钱，也从未利用过工作关系谋过一分私利，这是大法师父教诲的，也是每一个真修的法

轮功学员必须努力做到的。我还讲了是大法让我知道了生命的真谛，让我活的健康而快乐。

女士一直静静的听着。当我说完后问她：

“你这张卡还想送我吗？”女士笑了，把卡从桌上轻松的拿起来，放回了包里。

她并没有走，也没有再和我说她的推销，接下来的话，却颇让我意外：“姐，我听你说这些啊，我明白，我今天不是来推销的，我是奔你来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罩到了我的头上，感觉头好沉好沉也好闷好闷。然后，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股力量把我的头顶打开了，一下子就神清气爽。今天早晨醒来，我就像在梦里一样，头真就好沉也好闷。”“刚才，听你说话，听着听着，我就感觉头上像是裂开了一条缝，什么东西突然间出去了，我现在头可清凉了。”“姐，我奔你来的，我是奔你来的，是你说的事儿打开了我头顶上的罩。”

女士一口气讲完这些话，就高兴的向我道别了。

## 尿毒症变成了肾结石

我有一个大表哥，是姨表哥的姨表哥，因此，我与他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小时候在姨家一同呆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三十几年后的二零一二年了。这一次，是这个大表哥因病住进了省城大医院，在他们当地医院会诊时，确认他的一个肾坏死，需要摘除，另一个肾得了尿毒症，需要换，其实就是宣布了他的死刑。因为一没钱，二没肾源。

大表哥是带着他们当地医院拍的片子到省城来的。我听说这事儿，就去医院看他。因为病房里人太多，也没和大表哥说上话，只是站在床边呆了一会儿。大表哥的脸乌青的，没有血色，再加上心情也不好，就跟等死的人一模一样。

出了病房，我和大表嫂聊了起来。我告诉她我炼法轮功，并给她讲述了大法的神奇、美好与被迫害的真相，表嫂很愿意听，我又告诉她，你让我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有奇迹的。

其实我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有些世人当面跟他说他都不当回事，更别说转述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电话询问表哥的病情，姨妈说：“误诊了，是肾结石，做手术了，已经回家了，啥事都没有了。”

一年以后，我去给姨妈过生日，那位大表哥一家老老少来了七、八个人。头一年那种阴云在他们全家人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丝丝痕迹，大表哥满面红光。在吃饭的间隙，大表嫂把我拉到了一边，悄悄的告诉我：“你告诉我的话，我和你哥说了，你哥一宿没睡，一句接一句的念。念到早晨他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大夫来查房，觉得不对劲，就说‘再查查’。查完后就说：‘误诊了。’你说奇不奇怪？你哥不敢和别人说是念‘法轮大法好’念的。你给的护身符，他一直戴着，谁都不让碰。”

五年过去了，大表哥依然健康，依然虔诚的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非常确信他的健康是这么念回来的。

## “这五千块钱罚的真值！”

我因诉江被绑架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遇到了一位因为卖淫而被关进来的女子——玲玲（化名）。玲玲总是满嘴污言秽语，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我和她聊天，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因为控告江泽民被绑架进来的，又告诉她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并把大法从洪传到被迫害的经过一点一点的讲给她。我发现玲玲的思想在随着我说的话在变，变的越来越善良，脏话也越来越少。

我也表达了对她的看法：“姐没有看不起你，我感觉你心地很善良，但是，你的路走的有问题，而且很严重。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你的责任，是社会的导向出了问题，是政府的执政行为出了问题。一个没有信仰的执政党，带来的一定是对金钱的崇拜和道德的崩溃，所以，姐想劝你，从新走回去，做个好人，做一个值得别人尊重的人。”

几天后，玲玲的思想已经彻底改变，每天的早晨和晚上睡觉前，一定会无数次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她要离开拘留所前，她说：“姐，我进来时，感觉自己特别倒霉，我被抓进来，还被罚了五千块钱。现在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这五千块钱罚的真值，我在这儿遇见了你，我以后再也不做那种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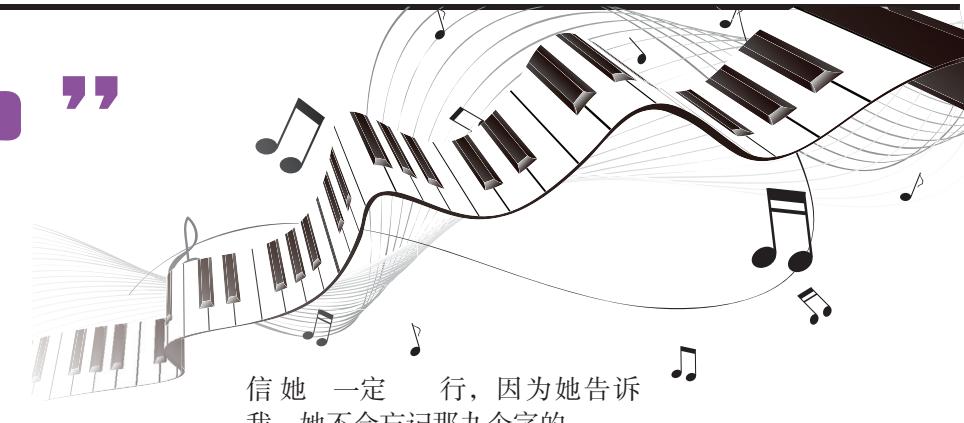
玲玲出了拘留所后回到了老家，告别了曾经让她不堪回首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二零一七年过年前，玲玲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姐，我想开个面馆，你说我能行吗？”我说：“行，你肯定行，你就常念那九个字，一定行，上天会呵护你的。”我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两天前，玲玲的面馆正式开张了。我相

的“嬉戏叫声”，它们便会进入活跃状态，开始去找同类一起玩，或做一些高难动作，或表演空中特技。

论文作者、奥地利梅瑟利研究所的施温格说：“与人类笑声类似，这种‘嬉戏叫声’对听到的鸟有情感效应，使它们处于活跃状态。”

## 人们的笑声具有感染力 人类的情绪可以相互传染

奥地利维也纳兽医学院（University of Veterinary Medicine）科学家舒韦英（Raoul Schwing）说，鹦鹉每次听到这种同伴游戏的叫声后，都会有相同的表现。这种表现曾见于猩猩、猴子等灵长类动物，很像人所具有的互相影响的表现。



信她一定行，因为她告诉我，她不会忘记那九个字的。

## 派出所所长家的生意红红火火

我的同学军（化名），是个派出所所长，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也没有什么交往。

有一次，因为参加同学父亲的葬礼，吃饭时和军坐到了一起。席间，我想帮同学把酒倒上，就拿过来桌上的酒瓶，酒瓶还在盒子里，可是拿出来一看，瓶盖已经开启过了，上面的玻璃纸都没有了，瓶盖也是松动的，我随口说了一句：“这酒开过。”军在旁边一把就把酒瓶抢了过去，喊道：“服务员，把这酒换了，这酒已经开过了。”服务员过来了，说：“不能吧？”军一听就生气了，指着我说：“这人能撒谎吗？你给我换了。”结果，服务员一看，也承认是开过了，痛快的给换了。

其实，瓶盖没开过，军连看都没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任才不假思索的说了这句话。

军和同学说：“有抓法轮功的任务或者有举报讲真相的，我们会出警，但是警车出院前，要拖一会儿，而且必须拉警笛，能拉多响拉多响。”

军所在的城市也时常会发生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而军所在的片区，从未有过绑架事件。

军家里有生意，是近几年开始做的，生意非常顺利，红火到什么程度，店员的话很能说明事实：“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生意，打包打不过来，订货的电话接不过来。”

## (二) 大法赋予我全新的生命

我修炼前有咽炎、气管炎、皮肤病、过敏、阑尾炎、妇科疾病，腰椎压迫神经曾经导致双腿不能行走。修炼后，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全都一扫而光，我非常感谢师父让我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但我更感谢的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心灵。

在单位，我曾经是一个小领导。二零一三年被绑架后，单位在上边的压力下不得不撤了我的职。在工作中，我每年都有相应的接待任务，在接待过程中，免不了和钱、物打交道，但是，我从来没顺便从中给自己花过一分钱，捎上一个包，买上一件毛衫，或者是随便给自己增添点什么生活中的用品，那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做过。

有一次，我到大商场买东西，用的是发票，全部东西买完，还剩了三千多元钱。商场的服务员告诉我：“剩下的可以给你换成购物卡。”我问：“为什么？”她说：“剩下的钱，你可以以后随时来花，发票给你开的是全额的。”我说：“不用了。”一起去的司机开玩笑的说：“这活儿给了你都白瞎了。”

我也从来没为自己顺便报销过饭店的餐费，每一餐的餐费，我都不加一分的实额报销。有时候在饭店碰上朋友吃饭，就一起结了，但是回来后，我就把朋友花销的部份从餐票中抽出。

我被撤职后原来的待遇全部取消，无论是月度奖金，还是年度兑现，领导和干事都差了很大一截。我没抱怨过，工作照样踏踏实实的做，更没想过去拿不该拿的钱。我手里保管着几家私企交到单位来的风险抵押金，在到期从银行提出最后一笔钱的时候，才知道这些钱在银行里产生了一万多元利息，我告诉了领导，领导想了想说：“你从撤职到现在，工作啥也没差，我也不能帮你啥，我就这点能力，这钱我就决定归你了。”我非常感谢领导的好意，也感谢领导为我所做的承担，但是，我知道这钱不属于我，我们只是压了人家的钱，利息自然是人家的。我给一个一个老板打电话，告诉他们来取钱，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告诉了我同样的话：“钱归你了，就算吃顿饭吧。”我不停的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修炼人，你要是尊重我，你就必须来。”

为还这笔利息，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最后一个老板在我一再要求下不得不来到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一年半以后了。而他签完自己的名字后，仍旧不肯拿走钱，钱是我硬塞到他手上的。

修炼前我是个清高自傲、斤斤计较的人，为点小事就耿耿于怀，甚至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和领导大吵过。“你挺烦人的！”这几乎是我身边的同事曾经对我共同的评价，但是，当我修炼没多久后，“你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几乎又成了所有人对我的共同感叹。一位曾经怎么看我都不顺眼的同事，有一天，竟在大庭广众之下，真诚的对我说：“我们大家都爱你！”这句话在被这位同事说出后没多久，另一位同事又在另一个场合说出了同样的话。我确信，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变了，是大法让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

# 鹦鹉笑声感染同伴 进化论无解

文/张秉开

科学家表示，令人惊讶的是，如果按照进化论推算，鸟类属于低级动物，不应该有这种属于大脑发达动物的行为。鸟的表现却和进化论恰恰相反，表现得有较高智慧。

近年来，科学家不断注意到鸟大脑出乎意料的复杂。2016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发布报告指出，科学家计算和对比28种鸟及松鼠、狒狒及猪等动物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数量，发现鸟脑的神经元密度非常高。而且，物种之间脑细胞密度相差很大，差异程度之大无法用进化论所说的低级高级来加以解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神经生物学家埃利仕·贾维斯（Erich Jarvis）认为，人们应该突破以前的陈旧观念，重新思考鸟生命的奥秘。



科学家首次找到证据，显示鹦鹉也像人一样，它们的笑声有感染力。一只鹦鹉的游戏叫声（笑声）能让其它鹦鹉也笑起来。科学家表示，进化论无法解释这种鸟的高智慧行为。

新西兰南岛的研究员对当地一个国家公园的野生啄羊鹦鹉播放不同声音的录音，其中一种便是被认为具有“快乐”感染力的啄羊鹦鹉的“嬉戏叫声”。此外，研究员也播放了啄羊鹦鹉的其他叫声以及当地知更鸟的叫声，每种叫声的录音播放五分钟。

研究结果显示，一旦野生啄羊鹦鹉听到同类